

钟城

杀人事件
巨 北山猛邦 著 赵建勋 译

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

北山猛邦

きたやまたけくに

《CLOCK JOU SATSUJIN JIKEN》

© Takekuni Kitayama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23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城”杀人事件 / (日) 北山猛邦著 ; 赵建勋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3
(日本推理名作选)
ISBN 978-7-5463-2226-1

I. ①钟… II. ①北… ②赵… III. ①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3986号

书 名：“钟城”杀人事件
著 者：[日]北山猛邦
译 者：赵建勋
出 品 人：周殿富
策 划：国文创意
策划编辑：渠 诚
责任编辑：渠 诚
装帧设计：未 氓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25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2226-1
定 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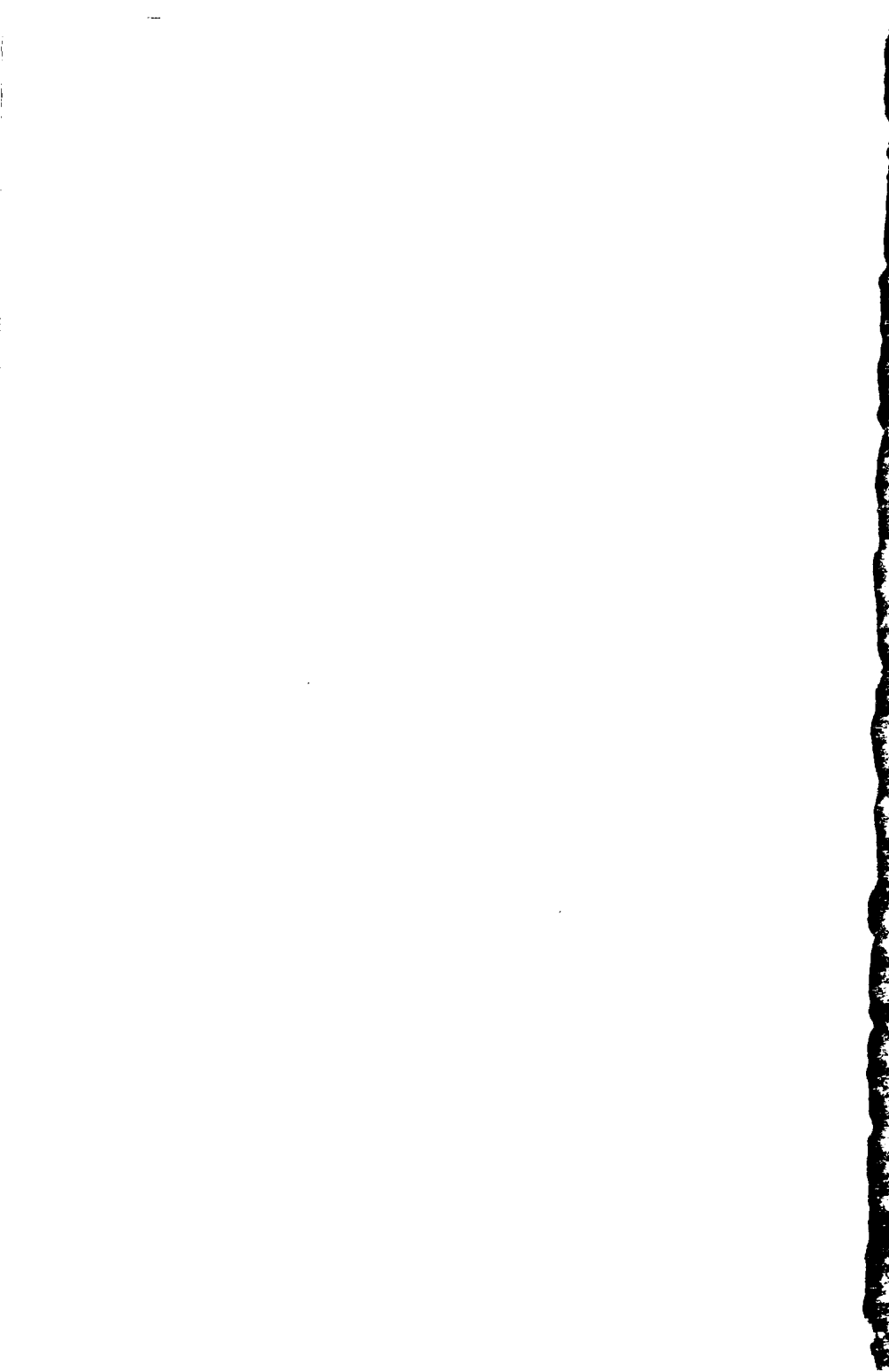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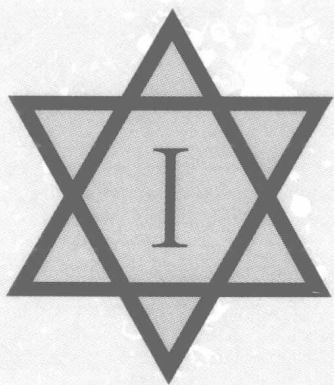
「日」北山猛邦 著
赵建勋 译

「钟城」杀人事件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哎，深骑，
世界末日到来的那一瞬间，
我们能像现在这样在一起吗？

1

少女不见了。

她是在一座早就荒废了的小电影院里消失的。

南深骑把提着的手提箱倒了一下手，抬头看着那座荒废的小电影院。摇摇欲坠的招牌被冷风吹动着，发出吱吱呀呀的叫声。大门上的玻璃被打得粉碎，散落在水泥地上。墙壁上兀自残存着破破烂烂的海报。踩着玻璃的碎片，深骑走近大门。

昏暗中，他穿过狭小的前厅，来到两扇关闭着的门前，用肩膀把门顶开，走了进去。

正面，是一块巨大的银幕。从窗户透进来的些许光线照在银幕上，反射出模模糊糊的亮色。眼前，一排排座椅的椅面折叠着靠在椅背上。

深骑站定，身体倚着入口处的墙。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电影放映机嗒嗒嗒转动的声音，深棕色的影像投射到了银幕上。

深骑在附近的椅子坐下，跷起二郎腿，把手提箱放在大腿上，眯缝着眼睛，轻蔑地看着银幕上的影像。似乎没有任何意义的影像相继出现，只把他看得眼花缭乱。那些画面是：细长的林中小路、巨大的时钟表盘、阴暗的天空、白色的餐桌、古老的台阶。影像粗糙，大概是用八厘米胶片拍摄的吧。

一个身穿淡蓝色睡衣的少女，出现在银幕前。她似乎正克制着心中的悲哀，脸上带着微笑，目视远方。很难看出她有多大年龄，天真无邪的表情，幼稚得像个孩子，但是那张微笑的脸，又几乎让她变成了一个大人。

少女的眼睛湿润，闪烁着深棕色的光芒。

深骑把视线从少女身上离开，打开手提箱。手提箱里边是一副弓弩和一束利箭。深骑以一种淡然的态度拿起弓弩，握住弩把，好像是要掂量掂量弓弩有多重似的，轻轻地上下摆动了几下，装好利箭。

准星对准了少女。

银幕上深棕色的影像有些晃眼，深骑不由得眯缝起眼睛。

深骑扣动了扳机。

箭，撕裂空气，穿过昏暗，贯通少女的身体，插在银幕上，摆动了一阵之后，终于安定下来。

随后而来的那一瞬间，少女和银幕上的影像全告消失。

深骑淡然如故，把弓弩收好，盖紧了手提箱。

一九九九年，世界面临走向末日的命运。

五年前，天文观测史上最大的太阳黑子被发现了。黑子的表面积是地球的三十倍，并具有强力磁场。磁场压制住周围的光和热，看上去黑得很。磁场卷起带着磁力的风暴，吹到地球上，对地球产生了很大影响。

世界各地的磁力风暴频频发生，使整个地球的磁场异常。电子机械和精密机器不能正常运转，人类陷入混乱。在美国中部和

欧洲，观测到由磁力云引起的极光，好像是要在地球毁灭之前增加一场美丽的演出。而异常的气象更在各地同时发生。掠夺和暴力、恐怖主义和战争……许许多多毁灭的征兆，非常复杂地混合交错。人们晕头转向，城市崩溃着。

然而，眼下人们所体验到的一切，只不过是世界末日的先兆罢了。真正的世界末日迟早总会来的，谁都有这种不祥预感。但是，谁都不知道世界末日将以怎样一种姿态到来，故而人心惶惶。内心充满恐怖感的人们疯狂地毁坏城市，似乎要用破坏来促进世界末日的降临。很快，政府和国家就瘫痪了。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形同虚设，对国民的影响力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副可怜兮兮的残骸。

世界，向着末日，跌跌撞撞地滚去。

这也不坏。

深骑冷笑着，靠着椅背，仰起头凝看着黑暗的天花板。

“世界为什么会走向末日呢？谁都答不出这个问题！”黑暗中忽传来一个唱歌般的声音。志乃美菜美，一位年轻的姑娘，从银幕前方的舞台上悄然飞降，轻快的脚步声在电影院里响起。

“菜美？你在这里呀？”深骑呆呆地问道。

“我在这里呀！”菜美伸展双臂，嘴角含笑来到了深骑身旁，一转身子，坐在了紧挨着深骑的椅子上。深色的裙子飘了起来，菜美把裙摆按下去，抱住了膝盖。她上身穿着一件灰色开领衫，白皙的前胸上，银色的项链坠光芒闪闪，但那平时总是红红的面颊，今天却显得有些苍白。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全都结束的话，那么，谁来证实最后那个瞬间呢？没有人证实，跟不存在那回事又有什么区别呢？”

末日就是末日，也许根本就无所谓存在不存在。”菜美说道。

“这世界到底会以怎样一种方式结束呢？”深骑不是问菜美，而是盯着银幕上插着的那支箭，自言自语。

“深骑，没什么可怕的，反正谁也不知道。”菜美带着恶作剧似的笑脸说道。

“我并没有害怕呀。”深骑躲开菜美的视线，用手指摩挲着手提箱的一个角。从开着的大门外边传来收音机噪音般的雨声。雨终于下起来了吗？

“哎，深骑，世界末日到来的那一瞬间，我们能像现在这样在一起吗？”菜美抱住深骑的左臂，把脸靠在他的肩上。可是，菜美的体香和温暖，深骑完全没感觉到。不是冷却了的情感使他感觉迟钝，而是菜美根本就没有体香和温暖。

“这个嘛……”深骑含糊其辞。

菜美看着深骑：“你不愿意跟我有这样的约定，是不是？”

“无所谓……”

“你就知道说无所谓……”菜美笑着说道。她放开了深骑的手臂，缩着肩膀，开始摆弄胸前挂着的十字架项链坠。

最后的瞬间到底是什么时候，谁也说不准。一部分政府机关的人士也许知道，但是在新闻媒体已经死亡的今天，即便是有人知道也传不出来了。

九月，也许是最后一个月吧——已经有许多人确信这一点了，因为太阳黑子的活动据说已达到了最剧烈的程度。但是，磁场异常也许不是导致毁灭的直接缘故。今天是九月二号，倘若世界末日当真将要到来的话，只余下不足三十天的时间了。

深骑今年二十七岁，家里没有别人。两岁之时，一场火灾夺走了父母的生命。世界走向末日的那一瞬间，他身边肯定只有菜美一人。这倒也不坏吧——深骑心想。他要像度过平时每一天那样，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但是，关于最后的瞬间，深骑并未曾好好想过。毫无准确可言的信息错综复杂，没一个值得相信。

菜美盯着深骑的脸，问道：“又射箭啦？”

“这回不是为了工作。”

“你看见的只不过是个格式塔^①片段罢了。对了，样子如何呀？”

“是个女孩子。”

“你用箭射一个女孩子？深骑，你好残酷呢！”

“反正只是个幽灵般的東西，又不知道疼。”

“那不是幽灵，是格式塔片段！”

“只不过是叫法不同嘛。”深骑厌烦地摆了摆右手，站起身来，抓起手提箱向出口走去，刚走到廊檐下边，就被慌忙追上来的菜美拉住了袖子。深骑回过头来，只见菜美愠恼地看了他一眼，旋又望了望外面的雨，说道：

“下雨了呢。没带伞吧？”

“淋湿了也无所谓。”

“你看！我带着呢，”菜美做了个早有所料的表情，撑开一

①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又称完形心理学，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最著名的艺术心理学。其学说重在脑波力场与视觉反应的关系，认为知觉经验服从于某些图形组成的规律，这些规律也叫格式塔原则，包括图形和背景原则、接近性原则、相似性原则、连续性原则、完美图形原则等。客观刺激物依照这些原则被知觉为一定的有意义的图形。

把深蓝色的雨伞，“当然是由你来打哦！”

2

雨下得很大。豆大的雨点砸到地面，溅起的飞沫像雾气一样在空中飘荡，把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城市笼罩起来。雨点密集得让人几乎看不见前方的路。

深骑打着伞。伞有点儿小，身材瘦小的菜美一个人打还是足够的，但两个人打就得被雨把肩头淋湿。大雨淋湿了深骑提着手提箱的手。

深骑看着阴沉沉的天空，心下暗想：真不知这场大雨要持续几天，简直就像是《圣经》描写的那般——大雨要把地球吞没。眼下，还有制造方舟的时间吗？当然不是像诺亚那样受到神的嘱托才去做方舟。不过，万一被神选中的话，深骑有心像诺亚那样去拼命制造方舟吗？

穿过街道，深骑走进了他的侦探社所在的那栋三层楼。他在入口处收起雨伞，甩掉伞上的雨水还给菜美，转身顺着狭窄的楼梯上楼。在三层最里边的一扇门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南侦探社”几个字。门上的锁早就坏了，深骑将门推开，走了进去。

房间里，右侧是一套看上去很便宜的接待客人用的沙发，正面是深骑用的写字台，写字台旁边是放资料用的架子。深骑掸了掸被雨淋湿的肩头，坐到了写字台前边的椅子上。

菜美走形式地说了声“打搅了”，紧跟着深骑走进房间。

“好黑呀！”菜美忍不住说道。

“确实不亮。”深骑随口敷衍道。

“别说这种没意义的话，好不好？”菜美皱着眉头，“电灯开关在哪儿？”

“开也亮不了。”

发电厂早就不供电了，城市被黑暗湮没。地下室里倒是有台柴油发电机，所以要想开灯的话，先要到地下室去发动发电机。

菜美四处找了找，未发现能用来照明的东西，一时气得围着深骑的写字台团团转。最后，她双手叉腰站在深骑面前，哎呀呀大叫起来。

深骑见状笑了：“本来就是個一无所有的侦探社嘛！”话音未落，他便把双脚架到了写字台上，出神地看着窗外。

深骑当上侦探，是这个世界进入混沌状态之前的事情。这家侦探社原来由他的叔叔经营，是叔叔劝他从事侦探工作的。他的父母很早就因火灾去世，全赖叔叔将他抚养成人。大学毕业后，深骑当了侦探，前来请他破案的人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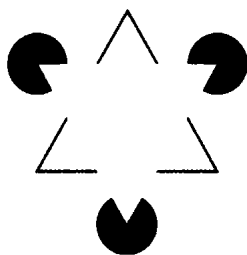
原本，这里是有好几名侦探的，一度顾客盈门。然而，自从天空染上灰色之后，粮食危机接踵而至，在这里工作的侦探们都跑到不缺粮食的乡下去了，顾客亦不会因些许小事来找侦探，连叔叔都跑到某个外国去了，杳无音信。

现在的侦探社，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不过，来找深骑的顾客并不是完全没有了。深骑的绝招是用那副弓箭射死模模糊糊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幻影。

幻影，一般人往往称之为“幽灵”，而菜美则称之为“格式塔片段”。

所谓格式塔，主要是心理学和现象学使用的“整体”理论。比如人听音乐的时候，不是在听记录在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而是听“整体”的旋律。又比如我们看着面前的沙发之时，不是去具体捕捉木制的沙发脚、黑色的皮革和沙发扶手等等，而是认识“整体”的沙发。人的大脑不是分解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有一个著名的格式塔图形，人称“卡尼莎三角”。在“卡尼莎三角”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三角形，甚至会觉得该三角形浮在纸面上，看上去比其他部分要亮。这就是我们的大脑把它补充为一个“整体”的结果。



卡尼莎三角

若干部别事物可以交织成另一个形态。人的大脑有一种知觉能力，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综合起来之后，构成另一个“整体”，产生一个幻影般的形象。时间、场所、状况，左右着这个幻影般的形象出现。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类似“卡尼莎三角”那样的影像浮现出来，也就是菜美所说的“格式塔片段”。浮现出来的“格式塔片段”，如果是人的形态，人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幽灵”。对周围的一切比较敏感的人，能够经常看到所谓的“格式塔片段”。

深骑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到“格式塔片段”。最初，见诸视界

一隅的由白色和黑色构成的影像究系何物，连他本人都说不清楚。

“那感觉，就像是用眼睛看见了一种气氛。”关于幻影，相信格式塔理论的菜美如是说道。

有时，“格式塔片段”会像深骑在荒废的小电影院里看见的那个少女那样，清晰地出现；而有时又只是一个抽象的阴影。

搞不清幻影是何物并感到害怕的人们，其中有些会跑来深骑这里，说什么“那幻影想要我的命”，请深骑帮忙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结果，只不过是所谓的“格式塔片段”罢了。深骑只需在“整体”形成之处略一介入，浮现出来的形态就消失了。深骑一旦把自己作为“整体”的一个要素，就会使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再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这种工作干多了，只用弓箭射出一支箭，就可以对“整体”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深骑就以能够击退“幽灵”闻名遐迩。他本人并不觉得这有些夸大其词，只觉得干侦探这一行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深骑听着从身后的窗户传进来的暴风雨的响动，用脚后跟敲打着单调的拍子。

“粮食恐怕没有了。”深骑说道。

“虽说在什么都没有了的世界里，最后剩下的只有爱，”菜美夸张地摇晃着身子，双手比画着说道，“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饿死。”

“世界末日赶快来吧，早来早轻松！”深骑甩出这么一句。

谁也不知道世界末日以怎样一种形式到来。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感到惶恐。不能准确地把握对手，谁都会惴惴不安的。

“算了，”深骑双手交叉垫在脑后，“不说这些无聊的废话了。我困了，想睡一觉。”

深骑听着越来越大的风雨声和菜美的抱怨声，闭上眼睛打起盹来。

突然，一阵钟声在房间里响起，深骑吓得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赶紧睁开了眼睛。那钟声是通告有客人来了。

好久没来过客人了。深骑从椅子上跳下来，装作冷静的样子走向门口。虽然他尽量使自己不慌张，但途中还是被沙发绊了一下。坐在沙发上的菜美被撞翻，四脚朝天。

也不管菜美的狼狈相，深骑一把拉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个人全身被雨水浇得透湿的女人，白色的夏用毛衣蘸饱了水，变成了浅灰色。露在外面的手臂青白青白的，就像是一具刚刚从水里打捞上来的溺水女尸。她没带雨伞，垂在前面的湿淋淋的头发间隙里露出一双眼睛，看着深骑的目光里面似隐隐蕴含几分责备之意。

“您就是南先生吗？”女人稍稍抬起头来问道。

深骑点点头，把女人让进来。

菜美正在挣扎着坐直身子，虽然满脸的不高兴，但没有说什么。破破烂烂的沙发还是很有用的，来客总不能站着说话吧。菜美替深骑安排客人在沙发上坐下。

深骑去盥洗室拿来一条干毛巾，递到女人手上。

女人的名字是黑鸫瑠华。瑠华把毛巾披到头上，认真地把头发擦干。

这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左右。

“好大的雨啊。”深骑看着窗户外边，好像在自言自语。

“是啊。”瑠华说话的时候低着头，眼睛看着地板。

“您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吗？”

“南先生，我听说您是一位可以消灭幽灵的专家。”

“也许是吧。”深骑带着几分自嘲的口吻说。在世界走向末日的时候，竟然还有人来找我去消灭幽灵！

“请您把藏在我家的怪物消灭掉！”

“怪物？”

“对，一个叫‘跳跳人’的怪物。”瑠华答道。

这时候，外边的风向突然变了，一阵猛烈的雨点打在窗玻璃上，整个窗户似乎都在摇晃。瑠华扭过脸去，看了窗户一眼，马上又面向深骑坐好。

“跳跳人？什么是跳跳人？”深骑催促瑠华赶快回答。

“很久以前就栖息在‘钟城’里的怪物。”

瑠华说，她住在“钟城”里。“钟城”是十八世纪法国的一座建筑，解体以后运到日本，按照原样重新搭建起来的。“钟城”就是瑠华的家。

“很久以前就俗称‘钟城’，正式名称是用最初建筑它的人的名字命名的，叫‘杰弗瑞馆’。”瑠华补充说。

深骑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这个怪物到底……”

“在时间上挖个暗道，然后走进去吃人。”瑠华垂下眼睑，话音中带着一股神秘之感。她的身体颤抖着，应该不只是被大雨淋湿的缘故——更因为恐惧。从她的发梢上不时有水滴流下，坠落地板，留下痕迹。